

## 懂得的「天桥」

游宇明



偶翻闲书，读到一则史料：某次，一帮朋友来看望晚年的沈从文先生，沈从文提到特殊年代曾受命扫过女厕所，还说：“我扫得可干净了！”一位女记者说：“沈老，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！”话音刚落，沈从文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号啕大哭，久久不能停止，后来在妻子的慢慢安抚中才平静下来。

扫女厕所这事，沈从文是当笑话讲的，但他内心未必没有伤痛，女记者对他的“懂得”，触动了他灵魂最脆弱的一面，以致出现这样的失态。

“懂得”一个人并不容易。宋代朱熹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，途经莆田，特地拜访史学家郑樵。郑樵在草堂设宴招待朱熹，可那是怎样的宴席啊！一碟菜、一碟盐巴，便是全部。朱熹取出一部手稿，郑樵恭敬地接过来，放在桌子上，接着点起一炷香。突然，山风吹来，手稿一页页被掀开，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。等风过去，才慢慢转过身子，将手稿还给朱熹。朱熹临走，他送到草堂门口便止步。目睹郑樵对自家主人的“傲慢”，随行的书童非常不满，离开草堂后，他对朱熹说：“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？设宴无酒无肴，只有一碟菜、一碟盐，亏他做得出来。”朱熹说：“那盐是海里才有的，那姜是山里才有的，尽山尽海，是行大礼啊！”书童接着说：“相公的手稿，他看都不看。”朱熹说：“你错了！我送他手稿时，他特地燃起一炷香，这是对我很尊敬；风吹开稿子那一阵，他就将稿子看完了。他给我提了不少好意见，还能将手稿里的原句背下来，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实在令人敬佩。”书童说：“相公老远来见他，可今天离开，他送都不送。”朱熹说：“送到草堂门口，他已经尽礼了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做学问的时间宝贵啊！”

郑樵尊敬朱熹吗？回答是肯定的。不过，假若朱熹像他的书童一样没有见识，他就不会懂得郑樵对礼仪的这种独特的表达，也无法真正走进朋友的内心。

“懂得”也需要一颗博大的心灵。1962年，顾颉刚到中国历史研究所工作，其任

务之一是完成《尚书》今译工作。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告诉他：可以调一个研究生进来。顾颉刚选择的是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的研究生李民。李民当时刚刚完成了毕业论文，题目是《〈尚书·盘古篇〉的研究》。王玉哲曾将此文特地寄给顾颉刚审阅。王玉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原来，李民认为《盘古篇》的制作年代为西周初年，与顾先生所持“东周说”迥然相异。顾先生不但没有生气，还为李民找出几条有利于“西周说”的证据，同时邀他面谈。1963年1月，经过多方疏通，李民来到历史研究所，与顾颉刚等人一起顺利完成了《尚书》今译的工作。我们不难设想，假若顾颉刚对自己的一点“面子”看得特别重，容不得他人挑战，还会留下上述佳话吗？

一个人走向自身之外的世界，需要各种通道，有的是形而下的，这多半是关乎物质、生存的；有的是形而上的，大抵跟心灵、眼光等相关。如果我们把前者比作地上的斑马线，后者则是典型的“天桥”，“懂得”便是“天桥”之一。懂得先要立足于“懂”，就是要拨开罩在事物身上的种种迷雾，寻找当事人的初心，与之形成灵魂上的同频共振。“懂”了之后我们方有“得”，这种“得”既体现于最初的共情，更体现于其后长久的肝胆相照。

## 太阳能有多能

肖逸

一到夏天，我们这个火炉城市，室外温度动辄蹿上40度。视野里的一切都在灼热的空气里变形，走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，会担心鞋底粘在地上；等的人若迟迟不来会怀疑他在途中被晒化了；在餐厅里点“铁板烧”的时候会心慌，因为感到与之同病相怜。

夏天的朋友圈里都会掀起晒旅途的攀比，最好是你离开的城市犹如火坑，而你抵达的地方脉脉春风冰雪消融。每个点赞心里都藏着一场说走却走不了的旅行，只好看着别人的行程流口水。有这么多人陪搓搓地围观，就使得旅游这件事变得具有了竞争性，尤其是大夏天选择哪天出行有点像炒股，追高还是杀跌，可以参考天气预报，但天气基本不会跟着预报走，只能靠运气，运气好的话，完美避开了最高温的那几周，那这个夏天就算是赚了。

留下来的人不得不忍受酷暑的煎熬，暑热导致心火，人的脾气也会变形。公司里也频发吵架事件，办事的和工作人员，前台的和后台吵，后台的和主管吵，终于主管老袁忍无可忍了，他准备开个会，强调下作风纪律问题，可能老袁觉得天气原因导致的情绪问题也没必要小题大做，就站在大厅的角落开始讲，台词大意是，这几天诸位工作都有点涣散，最好振作精神，迎三伏战酷暑……他情绪激昂声音嘹亮，站在眼皮底下的老袁“嗖”地站起来，尖声质问道：“老袁你说谁涣散呢？你要是说大家，就站在大厅中间说，或者走来走去地说，

你站在我跟前，是在批评我吗？我迟到了？早退了？调皮捣蛋了？没精打采了？”随着小咪将文件夹“啪”的一声摔桌子上，老袁的激情碎了一地。

小方却观察到，暑天虽然不好，但又不是对他一个人不好，毕竟40度的高温，热得连最狡诈的办公室权谋者都偃旗息鼓了，爱战斗的人一不小心会原地爆炸，但他们最多一对一互掐，大规模碾压式的权力套路反而少了，公司会意外地进入了一段“不折腾”的安生期。可以连续看烧脑的书超过一个月无人打扰了。夏令时的午休时间长，还可以睡一个自然醒的午觉，一想到这个好福利随着秋天到来就没有了，感觉像偷来的一样宝贵。这么好的时光，简直连外出度假都不舍得。

灼热的阳光能够给慵懒者以借口，也能给敏感者以能量。捷克作家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就超级迷恋夏天，他在写小说《我曾经伺候过英国国王》的时候，坐在阳光下的一个矮凳上，阳光照在哪里，他就把矮凳挪到哪里，他面前的椅子上放着一架打字机，打字机的声音响彻他妻子的耳畔，犹如她打工的饭店里将好多勺子扔进镀铬的洗衣机里一样悦耳。博胡米尔自述他顶着夏刺眼的阳光，会产生“一种轻盈的无意识状态”，文字从手底下欢快地涌出来，汩汩不绝……小说只用十八天完成，从完稿到出版，只字未动。听上去好像博胡米尔拥有某种特异功能——将太阳能直接转化成文字。但我由此判断出，布拉格夏天的太阳底下，绝不会超过40度！



吕峰

## 苇间记

野鸭、翠鸟等。到了秋天，有些鸟儿要南飞，可去苇荡中捡拾鸟蛋，这些遗留下来的鸟蛋是孵不出幼鸟的。野鸭的蛋最多，白皮的，青皮的，捡回来，怎么吃都是美味。母亲好用来腌咸鸭蛋，蛋白如嫩豆腐，橘红色的蛋黄溢出金黄色的油，晶莹剔透，颜色像初夏的落日，吃在嘴里细腻绵密、油润醇香。

“日逢重五，节序天中”，端午又被称为端阳。在村里人的眼中，它是同中秋节、春节一样重要的节日。端午节将至，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起来，采苇叶、泡糯米、包粽子。小孩子也闲不住，结伴去河塘采摘苇叶。此时的苇叶，紧密、硕大、舒展，当风吹来，叶叶相撞，沙沙作响。摘苇叶时，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叶片，中指一顶叶柄，“啪”的一声就脱落下来。

有一次，乘着小船进入了苇荡的深处，只觉得陷入了一个迷阵中，四周静谧寂寥，密密挤挤的芦苇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似乎在倾诉着什么。小船顺着河道穿行，

来。小孩子们在池塘边、苇荡里，跑着、跳着，留下一路欢笑。

长大后，我喜欢看那些不受约束、肆意生长的芦苇，它们充满着生命本身的欢乐。它看似脆弱，实则柔韧，在水边漫无目的地生长，所透出的是压抑不住的勃勃生机。单根芦苇是脆弱的，也成不了景致，它的生存形态是群体的，比肩而立、相互呼应，一旦联结成了“荡”，其力量则无穷无尽，风儿一吹，声势相当浩大，有时会响起金属撞击般的声响，像古战场上千军万马在厮杀，金戈铁马，扣人心弦，拥有了凛凛的威仪和众志成城的气势。

课后的我，心里火冒三丈，他显得很紧张，眼神一直闪躲，上下嘴唇有点不受控制地抖动，随之淌下一串涎水。他去掏兜里的纸巾，却因为紧张，尝试几次，才把手伸进兜里，等纸巾拿出来时，涎水早已流到衣襟。我抢过纸巾，给他擦擦嘴角，擦擦衣襟。训斥的话，被咽到肚子里。

春末夏初，班级陡然升温，偶尔风沙太大，学校不让开窗，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打开窗子，为此领导已经把我写上黑名单。几经调查，才发现又是吴雨岩。

他流口水的毛病最近好像加重了，桌子上，座位下，圈圈痕迹，风干以后，留下难闻的气味儿。总有人来告状，像开篇那个孩子一样的话，我一天要听几遍。有时候烦了就大喝一声“忍着”。后来，我安排几个值日生，趁着他去厕所的间隙，快速把地面拖一拖，

有时候大家嫌脏，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，我就干脆自己来。看他的桌箱，我竟发现一个小秘密，这个孩子怎么不拿纸巾了呢。以前有纸巾的时候，课桌和地面还是基本能保证卫生的，究竟怎么回事呢？我偷偷拨通了家长的电话，原来，孩子还是有特别的方法能跟父母交流，他跟母亲说，拿了纸巾，上课就忍不住想玩一玩，自从那次纸蝴蝶事件，我给他擦了口水以后，他就觉得我一点儿不嫌弃他，所以不想扰乱课堂纪律让我为难。他母亲还没说完，我已经愣神儿，耳朵在听，心里却已百感交集。

我跟吴雨岩有个约定，就是允许他在自习课上放飞那只纸蝴蝶，而我跟大家也有个约定，就是不要打扰他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。经历风雨的蝴蝶，可能飞得迟些，老师的爱却不能迟，也不会少。

两边的芦苇分开又合拢，像一片辽阔无际的草原，被一只鹰飞翔的翅膀划开又迅速地合拢。苇荡把我淹没了，那一片片的芦苇高过我的头顶，也高过头顶的天空。人在其中，能充分感受到“菰蒲逸云，云烟苍茫”之美。

错综复杂的苇荡，幽深、神秘，诱惑着我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行，时间、流水、人生在这里相互碰撞、偶合，一份悠远荒古的沉寂在芦苇荡里一泻千里，刹那间吸纳了我的困顿与疲惫，让我鼓足了直面人生的勇气。芦苇的气息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浸透来，那流着汁液的绿波一次又一次抵达我的灵魂深处，我也迷失于无边的苇荡中。在这泛着水汽的苇荡里，我的内心张皇而喜悦，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株芦苇，开始葱郁、舒展地生长。

在我的心中，芦苇是人生路上的坐标，所标记的是诗样的生命状态，传递的是愉悦情感的美好，轻灵、飘逸、迷离似梦……更多的时候，我通过一株株在风中摇晃的芦苇体验到命运的厚重。每当我想起芦苇，我的生命便迸发出一种清澈的声音，那是从浩渺水云间往来不息的声音，此起彼伏、摇曳生姿。

有时候大家嫌脏，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，我就干脆自己来。看他的桌箱，我竟发现一个小秘密，这个孩子怎么不拿纸巾了呢。以前有纸巾的时候，课桌和地面还是基本能保证卫生的，究竟怎么回事呢？我偷偷拨通了家长的电话，原来，孩子还是有特别的方法能跟父母交流，他跟母亲说，拿了纸巾，上课就忍不住想玩一玩，自从那次纸蝴蝶事件，我给他擦了口水以后，他就觉得我一点儿不嫌弃他，所以不想扰乱课堂纪律让我为难。他母亲还没说完，我已经愣神儿，耳朵在听，心里却已百感交集。

我跟吴雨岩有个约定，就是允许他在自习课上放飞那只纸蝴蝶，而我跟大家也有个约定，就是不要打扰他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。经历风雨的蝴蝶，可能飞得迟些，老师的爱却不能迟，也不会少。

课后的我，心里火冒三丈，他显得很紧张，眼神一直闪躲，上下嘴唇有点不受控制地抖动，随之淌下一串涎水。他去掏兜里的纸巾，却因为紧张，尝试几次，才把手伸进兜里，等纸巾拿出来时，涎水早已流到衣襟。我抢过纸巾，给他擦擦嘴角，擦擦衣襟。训斥的话，被咽到肚子里。

春末夏初，班级陡然升温，偶尔风沙太大，学校不让开窗，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打开窗子，为此领导已经把我写上黑名单。几经调查，才发现又是吴雨岩。

他流口水的毛病最近好像加重了，桌子上，座位下，圈圈痕迹，风干以后，留下难闻的气味儿。总有人来告状，像开篇那个孩子一样的话，我一天要听几遍。有时候烦了就大喝一声“忍着”。后来，我安排几个值日生，趁着他去厕所的间隙，快速把地面拖一拖，

课后的我，心里火冒三丈，他显得很紧张，眼神一直闪躲，上下嘴唇有点不受控制地抖动，随之淌下一串涎水。他去掏兜里的纸巾，却因为紧张，尝试几次，才把手伸进兜里，等纸巾拿出来时，涎水早已流到衣襟。我抢过纸巾，给他擦擦嘴角，擦擦衣襟。训斥的话，被咽到肚子里。

春末夏初，班级陡然升温，偶尔风沙太大，学校不让开窗，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打开窗子，为此领导已经把我写上黑名单。几经调查，才发现又是吴雨岩。

他流口水的毛病最近好像加重了，桌子上，座位下，圈圈痕迹，风干以后，留下难闻的气味儿。总有人来告状，像开篇那个孩子一样的话，我一天要听几遍。有时候烦了就大喝一声“忍着”。后来，我安排几个值日生，趁着他去厕所的间隙，快速把地面拖一拖，

懂，就是一只手向里勾着，走路时脚上像有块磁铁，干使劲儿挪不动步。

有一天上课，我在黑板上写字，就听到后面有阵阵轻微的响动，等我转过身来，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我再次拿起粉笔书写的时候，后面又是一阵骚动，有人还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我有点生气地瞅着大家，而他们却齐刷刷地把目光转向吴雨岩。我在心里嘀咕，一个脑瘫的孩子，平时都没法跟大家正常交流，今天怎么还成了焦点？我耐住性子，假装不经意地转过身，继续讲课，用眼角的余光，悄悄观察后面的动静。原来，吴雨岩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拿出一片薄薄的纸中，往空中吹着，纸中飘起来，像一只蝴蝶在飞，他笑起来。大家看着他旁若无人地玩着“纸蝴蝶”，一只手还在胸前一勾一勾地想要接住纸巾，也忍不住笑出来。那节课，算是泡汤了。

课后的我，心里火冒三丈，他显得很紧张，眼神一直闪躲，上下嘴唇有点不受控制地抖动，随之淌下一串涎水。他去掏兜里的纸巾，却因为紧张，尝试几次，才把手伸进兜里，等纸巾拿出来时，涎水早已流到衣襟。我抢过纸巾，给他擦擦嘴角，擦擦衣襟。训斥的话，被咽到肚子里。

春末夏初，班级陡然升温，偶尔风沙太大，学校不让开窗，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打开窗子，为此领导已经把我写上黑名单。几经调查，才发现又是吴雨岩。

他流口水的毛病最近好像加重了，桌子上，座位下，圈圈痕迹，风干以后，留下难闻的气味儿。总有人来告状，像开篇那个孩子一样的话，我一天要听几遍。有时候烦了就大喝一声“忍着”。后来，我安排几个值日生，趁着他去厕所的间隙，快速把地面拖一拖，

课后的我，心里火冒三丈，他显得很紧张，眼神一直闪躲，上下嘴唇有点不受控制地抖动，随之淌下一串涎水。他去掏兜里的纸巾，却因为紧张，尝试几次，才把手伸进兜里，等纸巾拿出来时，涎水早已流到衣襟。我抢过纸巾，给他擦擦嘴角，擦擦衣襟。训斥的话，被咽到肚子里。

春末夏初，班级陡然升温，偶尔风沙太大，学校不让开窗，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打开窗子，为此领导已经把我写上黑名单。几经调查，才发现又是吴雨岩。

你站在我跟前，是在批评我吗？我迟到了？早退了？调皮捣蛋了？没精打采了？”随着小咪将文件夹“啪”的一声摔桌子上，老袁的激情碎了一地。

小方却观察到，暑天虽然不好，但又不是对他一个人不好，毕竟40度的高温，热得连最狡诈的办公室权谋者都偃旗息鼓了，爱战斗的人一不小心会原地爆炸，但他们最多一对一互掐，大规模碾压式的权力套路反而少了，公司会意外地进入了一段“不折腾”的安生期。可以连续看烧脑的书超过一个月无人打扰了。夏令时的午休时间长，还可以睡一个自然醒的午觉，一想到这个好福利随着秋天到来就没有了，感觉像偷来的一样宝贵。这么好的时光，简直连外出度假都不舍得。

灼热的阳光能够给慵懒者以借口，也能给敏感者以能量。捷克作家博胡米尔·赫拉巴尔就超级迷恋夏天，他在写小说《我曾经伺候过英国国王》的时候，坐在阳光下的一个矮凳上，阳光照在哪里，他就把矮凳挪到哪里，他面前的椅子上放着一架打字机，打字机的声音响彻他妻子的耳畔，犹如她打工的饭店里将好多勺子扔进镀铬的洗衣机里一样悦耳。博胡米尔自述他顶着夏刺眼的阳光，会产生“一种轻盈的无意识状态”，文字从手底下欢快地涌出来，汩汩不绝……小说只用十八天完成，从完稿到出版，只字未动。听上去好像博胡米尔拥有某种特异功能——将太阳能直接转化成文字。但我由此判断出，布拉格夏天的太阳底下，绝不会超过40度！

## 却逢小鸟吃青虫

钟读花

而行。于是，一只，或者几只小鸟，就会霍然飞临，将青虫啄食，常常并非是一口吞下，而是衔于口中，左摆右晃，仿佛猫戏老鼠般“捉弄”一番，方才吃掉。

我喜欢观察这一情景，我觉得这一“啄食”的精彩细节，让人们在瞬间，感受到了一份大自然的鲜活和明亮。

家中房屋，是瓦房四间，有着伸出的长长的屋檐。那些年，屋檐下，每年都会有家燕筑巢孵雏。小燕子破壳而出，老燕子就开始忙碌起来，忙碌着喂食小燕子。老燕子总处在不停地外出觅食过程中。觅食归来，接近房屋，一声啾啾，小燕子们就知道了，于是纷纷伸出脑袋，嫩黄的小嘴巴张得大大的，“唧唧”叫个不停。这个过程，嘴巴始终张着，直到老燕子将一只青虫送入口中，方才缩回巢窝。

此等场景，真是欢喜纷然，喜气洋洋。

小燕子吃青虫的过程，也有趣。老燕子刚刚把青虫送至小燕子口中，小燕子就将青虫一口“吞”下了，真正是“吞”——脖子一伸，然后猛然一缩，一只青虫就进入腹中。我每次看着，都会大为惊讶：身体幼小的雏燕，竟然有一张如此大的嘴巴？

我曾多次见过，飞鸟半空啄食飞虫的情景。

一只飞蛾，或者一只蜻蜓、知了，正在半空中飞行着，蓦然间，一只鸟儿斜插过来，一下子就把手啄入了口中，之后，迅即飞走。速度之快，简直是“快如闪电”，那种快捷之美，一瞬间，真是让人目瞪口呆。

鸟儿吃虫，大概也是有季节性的。

每年中秋之后，许多的花喜鹊，就喜欢飞进豆田之中。并非



## 纸蝴蝶

王宏亮

“老师，吴雨岩好脏啊，口水淌了一地，感觉全世界的苍蝇都朝着咱们班飞呢。”我刚从别的班上课回来，屁股还没沾板凳，一个女生就跑来告状。我没说话，眉头紧皱，用眼神示意她回去。心里却直叫苦：班上有这么一个让人操心的孩子，真够倒霉的。

吴雨岩是个脑瘫的小男孩儿，长得白白净净，什么道理都



清凉夏日

汤青摄影

金圣叹有一首诗，题曰《今春》：“今春刻意学庞公，斋日闲居小阁中。为汲清泉淘钵器，却逢小鸟吃青虫。”学“庞公”，做隐士，全诗所表达的是一种散淡、闲适的生活情趣，很是怡情悦性，也很是诱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份向往。

然则，于我而言，更喜欢的是“却逢小鸟吃青虫”一句：这里面，有一份蓦然惊喜，有一种大自然活泼的生命情趣。

其实，“小鸟吃青虫”，又何止于春天？夏天，秋天，亦是在在有之，时时见之。

昔年，居住乡下，庭院靠西部分，种植菜蔬几畦：韭菜、黄瓜、豆角、茄子等。为保证菜蔬的绿色特质，不喷药。所以，菜叶生虫，自必必然。

于是，那一段时间，每天早晨，推门启户，所看到的第一眼景象：就是从菜地轰然飞走的鸟儿，以麻雀居多。而其中，许多的鸟儿，即是口衔青虫的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蓦然受惊飞走的鸟儿，很快就会镇定下来，从远处望着庭院中的人，当推测出人类不会对其伤害时，便就又渐次飞抵庭院、菜畦。

一些青虫，不识好歹，竟是贸然爬出菜地，爬进庭院中，蠕蠕